

明泳化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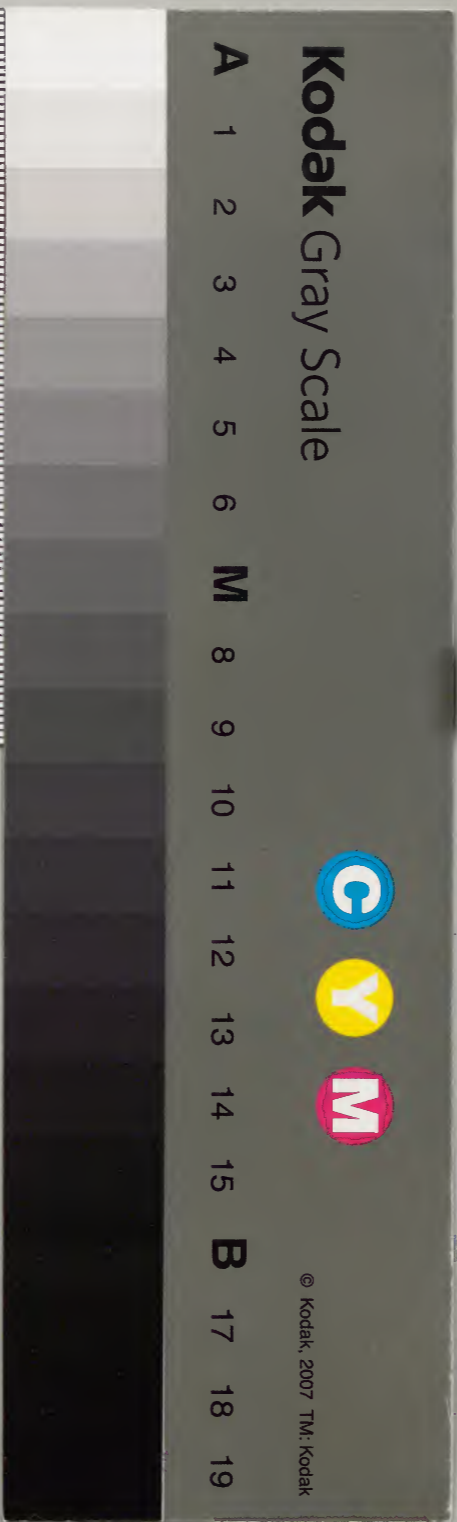
百三十四之六

四十三

漢書門			
四	六	六	
九	七	六	
類號函架冊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六	八	書	
函	六		
三	四		
二	九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66	
冊數	49 (43)		
函號	286	182	





別集卷之一百三十四

滑稽之諫

國初法甚嚴有人畫一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
橋甲士與民俱侍橋左右立揭於墻壁一日駕出見
之勅教坊參其意來說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法道
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斷橋皆過不得上悟自是法
網從寬可謂近古之滑稽而諫者非耶

林坡詩感

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國初一名儒嘗掛誤與同里
馬某謫戍遼左已而林坡得釋放回藉而馬某獨未其
兄某日盛筵以邀先生又多美妓以侑觴先生聞之不



往遺以詩云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
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爲之墮淚遂
罷宴

此老嘴強

天順日錄載國初有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
容默爲山西蒲州學正例賞慶撰表高廟閱之識其
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曰萬壽無疆怒曰此老還
謗我以強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京引見曰送法司問
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
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

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

上良久曰此老還嘴強釋之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
來總見容此一人而已

改葬皂帽

閱陳白沙改葬墓表先是白沙以弘治庚申卒葬圭峯
已二十一年子二人長景暘次景雲景暘早逝景雲以
父墓弗利乃正德辛巳爲改葬皂帽湛甘泉爲之表叙
景雲言惟子家中否惟子兄弟二人景暘先折惟諸子
弗振惟我顯考之藏卜罔知吉至以累子若水等乃以
是年十一月改葬皂帽峯下銘曰天篤夫子握元之會
泝程而周再復渾淪何名渾淪溥溥淵泉直指本體挽

皇明河化類編 卷之四
滴而淳孰或寓言孰或其禪惟此天理二途判然竊讀
此表若水亦失之矣古者以死為不使七親膚孝子不
忍其親之心也風水云者陰陽家廣和以規厚利先正
君子深辨無此理白沙有知亦必不以為然况生愛習
靜必不寧於地下矣子之心亦安乎其泉親聞道白沙
門下而相右為之其窮理之學抑亦如此乎

滄父善譚

河南趙狂宣德中致仕作滄父集或問李蕪趙公以滄
父名其集何也曰此公之善譚也按晉陽秋曰吳人謂
中州人曰滄蓋輕侮之辭昔陸機入洛欲撰三都賦聞
臨淄左思作之撫掌大笑乃與其弟雲書曰此間有滄

父欲撰三都賦俟其出當覆酒甕耳其思賦出稅驚歎
以為不能及也遂輟筆云

醒醉難易

陳白沙曰屠沽可以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
混于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而同歸于正而有難易
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韶光內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
之飲者吾見其易耳非混於酒而飲者也嗚呼安得見
醉鄉之陶以與之共飲哉又曰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
易於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
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嘗反覆白沙難易之義而知白
沙之醉者也聞吾儒之道惟求其醒而已中立而不

倚強哉矯醒固醒也和而不流強哉矯醉亦醒矣邵堯
夫精于數而窮理尤盡朱子深取之若郭子儀醉於
善晦故能處功名陶淵明醉於悟死生故勇於去令郭
林宗庶幾君子亦醉于隱以自高三人皆非堯夫比而
謂之知道則當審白沙以善醉者非深於易者不能吁易
更四聖而成豈僅以醉後人矣哉

夢應神泉

洪武戊辰藍玉伐北虜先是

太祖一日夜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
而止及玉領兵深入虜地次遊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
至一小山忽爾有聲如礮覘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就飲

遂得不困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歡呼曰此朝廷之福天
之助也蓋泉湧適與夢符云虜地多無水倘無此泉應
變日不測用兵者其慎之歟

澗灤海子

未樂庚寅金幼孜從上北征至澗灤海子

上令幼孜等往觀行五六里許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
甚濶望之者無畔岸遥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
高而下金幼孜曰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常經江湖間望
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望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望
極不可曉竊思虜地平曠水滂浪汪沸望愈遠其勢愈
高故曰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則其浪非實浪見亦

非實見也若江湖一望不過數里且有高山障之者故見其平耳今詩人多味廬山瀑布又洞庭詩八月湖水平則前此湖初受水曠觀未免遠眺有自高而下之勢據理言之以俟智者然亦不可曉也

問三學士

嘉靖初大禮成

上命內閣草詔欵寬恩例席書以為小人之幸有壞典禮上曰問學士遂詔張璫桂萼方獻夫至左順門如書言入奏事遂寢吁赦其可輕議哉

兩京轎繖

何氏孟春曰古師制不許用涼繖暑月惟堂上官得用

黑油長柄大扇科道部屬官自以撒扇障面南京堂上官舊用單簷絹繖科道部屬用大扇間亦用小絹繖然皆非制時言者謂兩京事体相同亦曾禁止愚嘉靖乙丑冬入南部初見各衙門官俱用雨傘絹傘不知何時革也或曰羅欽順為南吏部時革之科道部屬等官皆乘煖轎間亦有騎馬者隆慶戊辰兵時來為操江都御史官四品時來援北京四品京堂以下俱騎馬例為言是時時來先自騎馬各衙門遂皆騎馬人謂南京俱青石坳馬善倒每每告苦者又無馬可覓買馬又值甚高人稱自備銀覓兩人小轎出入頗便云

景清四字

清陝西真寧人初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
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
耳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請書景清在此
四字令父歸粘于戶而妖自是遂絕清後仕至都御史
死靖難

藥肆博士

王行字止仲少有異質而苦無書閭門徐氏家多藏書
乃傭於其家主藥肆每出藥帖習書殆徧其主見之問
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也召問之曰汝欲觀書乎遂授
書數帖越數日叩之如響主人嘆曰吾家有書無人讀
若欲讀無書乎乃命至樓中恣其獵覽三年不下樓主

人亦命其家厚給之忽一日辭其主人曰書已徧讀矣
且往仕乎主曰此豈求仕之時哉行曰虎穴中可以遊
戲遂往南京主於武臣家為其教授久之武臣見上恠
其識進曰汝豈遇異人乎武臣具實告上召見與語
不合賜死

或曰主藍王家
玉及誅行坐死

忠靖德量

夏原言字忠靖湖廣湘陰人平生德量寬厚喜怒不形
末樂間公以戶部尚書奉命江南治水至崑山寓千墩
某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時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公
坐一空視書如常人亦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傍
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荅曰室者觀書者是也

民惶懼乃奔走公好食煬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徹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揚東里作公神道碑記其隸污織金賜吏碎所愛硯寂無怒意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云

戲言取怨

水東日記云戲言辯口輕為評道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修未樂大典時諸儒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儒孟揚言譬之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柰何令脫土塹也吁王于竟以自禍戲言皆戒如此哉

娼藉執義

石田客坐新聞云漂陽徐尚書基忠義之臣也建文末文皇怒其潛匿六龍縱教坊子弟群亂其妻致死遺一女十三歲俾屬樂籍其樂官陳儀者陰眷其女不令汙沾洪熙初遇赦儀擇嫁良家尚童夫儀為娼藉而能執義如此亦可貴也

二畫受寵

憲皇帝愛古名畫南京守備太監黃賜以王維山水畫及蘇漢臣瑞應圖獻

憲宗悅賞賚頗多益加寵任先是南京西華門舊有二黑漆圓櫃振之則空中有聲蓋國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

可啓視故弃於此守闈小內使張本穴而窺之則畫一
幅存焉一爲王維傳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爲蘇漢臣所
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乃先以王畫送守倫太監安寧未
幾寧死本又以蘇畫送守倫太監黃賜賜又攫得王畫
併以獻

上因被寵焉

古鏡繫獄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
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僵臥猶帶弓矢驚駭仆之於地
又見農家室戶男女宛然以爲怪然擲之不復顧獨携
燈臺齋於富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富室

以獻於官時四川崇慶州舉人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
寄饋其叔祖萬閣老安致書亦道及鏡事安欲併得鏡
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逮繫農夫追索了不可
得繫獄三年安敗官始得釋論曰農夫不虞有後日之
禍而易言之彼萬氏祖孫以獻異物而獄無罪之
人何心哉謹好尚慎言語皆君子養德保身之道

元體名醫

戴恩字元體洪武間以醫鳴其學出於丹溪朱彥修也
洪武十九年丙寅三月

成祖時常患癩遣使召恩治之恩尅日奏功晉府親王遺
疾亦迎公公至隨獲異駘厥後晉府訃聞

高皇帝大怒王國臣僚悉遣赴京時恩在左右從容進曰
昔臣受知于王飲臣之藥數矣然竊其膏梁之毒復作
矣後詳之果然

上亦改容諸臣咸得不坐既而

太祖厲公領大醫院事公以老病請乃授迪公即職免朝

戊寅夏五月

太祖大漸時進藥不稱者皆獲重罪

太祖指恩謂侍臣曰戴元體仁義人也慎無恐及成祖

即位陞為大醫使未幾屢乞致仕許之

見盜贈詩

沈文卿蘇州一老儒也喜讀書每至夜分一夜燈焚焚

欲滅忽見盜在室搗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
虛勞下顧其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
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占書三四策堪將去叫兒
曹盜者含笑而走

老艾接菊

清江教英宦蜀一日行役途中阻雨夜宿一民家其庭
前有菊一本時秋氣方深花開紅紫黃白色色可愛問
之何能爾也主人曰春初取老艾極大者一株剪其枝
葉用故土培其本根然後取各色菊一小枝接之各用
本菊根下土和泥封固束縛之俟其枝葉暢茂則去其
泥土秋深花開各依本色秋盡花謝艾亦枯死

莊浪風產

國家莊浪衛屬環雪山之地產毛牛其牛毛雜黑白三色長甚孔軍中紅黑纓皆用之紅即舊染白毛也毛牛與黃牛合則生犏牛亦頗類毛牛又有山中野牛亦相類又有養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耳

五日升監

正統時祭酒李時勉忤權璫王振坐誣有旨如鏡時勉於監前時監生石大用獨上疏請貸以全師生之義上並釋之時勉重其誼令舉人五日一升監自大用始置印形制

國朝內外諸司印文俱用壘篆以九摺畫而止字用成雙不及雙者足以之字而總兵所掛印文則用柳葉篆其御璽與各王府之寶則用玉箸篆其印形方大小有差一品者三臺二品者二臺用銀三品以下者銅惟應天府特賜銀印示所重也而巡按御史印柄端有孔條穿之其餘雜職衙門則形稍長不方故謂之條記云

後苑驃騎

彭公時曰天順己卯五月五日走驃騎於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一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躑躅捷人馬相得如此數百騎後乃為胡服擊鷹走狗圍獵伏終場曰走解而不知所自始

豈金元之道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賜
宴而罷

濂桐三賢

宣德中陳璉字廷器廣州東莞人領洪武庚午鄉試為
桂林府學教授秩滿陞國子助教廷臣薦璉治才擢知
許州改滁州皆奏最當第一銓曹擬殊擢滁人詣闕留
之遂陞揚州知府仍掌滁州事任滁又九年比去滁人
祠于醉翁亭與王禹偁歐陽修稱三賢云璉有文學性
尤淳謹後陞四川按察使正統中召入為茶酒轉南禮
部右侍郎又五年致仕卒年八十五

代草被召

唐之淳父唐肅有文名為翰林應奉以失朝坐免久之
召入一日侍膳肅食訖拱筯致恭

太祖曰此何禮也對曰臣少俗習

太祖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淳之濠能
世其善嘗代李韓公草北征露中

太祖讀而嘉之問韓公露布誰為草韓公以之淳對上
令飛騎召之騎不喻意遂械之京赴朝之淳思父以文
得罪心切悚怖不自保因道姑門泣向姑曰善為我斂
屍姑亦大慟及之淳至東華門已閉先有旨以布裹從
屋上遞入至便殿膏燈煌燿

上坐觀書之淳俯首上問汝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

之頃之以彩几列燭置之淳前令麻坐出封王冊一篇
授之令為潤色之淳叩頭萬死不敢當

上曰姑旁註如命凡十篇次第悉定之以奏
太祖喜命嗣父取為應奉

湯劉敵考

大湯名胤勣字公讓劉名溥字原博號草窓皆以詩自多
松陽學教諭錢端學亦喜詩聞胤勣名因往謁之屢質
大所為詩胤勣始曰可繼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
此端學踞去時劉昌在坐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
陵無好句以今觀之果然胤勣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
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窓嘗為陶

窩詩有今古茫茫白雲老之句衆推其工有謂雲者聚
散之物豈得老草窓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
辯不已草窓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又二人同
在京一日胤勣過草窓携一詩就評草窓以手掩之問
曰此何詩也曰北京八景詩草窓曰此在當時胡文穆
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讀諸作皆未易及公能勝之
則出不然不如已也徹勣曰第讀之草窓為讀一首即
以還曰不如多矣胤勣又言昨作楊詩白鵲詩殊不佳
草窓遂出其邊將白鵲詩示之詩云早隨金印出邊州
晚送懽聲入御樓剪取白羅繡 幕旗竿十丈掛胡頭
乃曰公所作直學課詩耳我作乃真邊將白鵲詩胤勣

皇明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四
亦稱服吳郡鄒亮御史作二卷詩其一言蘇平其一言
湯其一言劉言湯云湯家公子善夸詩好似蟬撼大
耐文章光燄萬丈長却說杜陵無好句竊觀三百篇以
道性情而王化民風攸係先王取以被之管絃非騁奇
也二公性情已自乖戾惡用詩為哉孔子曰如有周公
之才之美其餘不足觀也 二公有焉

文真之妾

楊文真公在內閣時夫人嚴氏無子卒再娶郭氏亦無
子又卒納一婢季氏侍中櫛一日中宮有慶事
皇太后令文武大臣命婦皆入朝賀 太后聞公夫人已
沒有婢令左右亟召入至則諸命婦皆朝罷太后見其

貌既不颺衣復儉陋即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
衣服而遣之且笑云以回楊先生不能認矣明日
上特旨命禮部如制封之後不為例聞此婢即南京太常
少卿稹之母也稹字叔簡能詩善談論

吏部時謚

吏部考功司郎中毛汝賢先是任鳳陽府推官性貪淫
以鑽刺得入吏部嘉靖丙寅春御史周弘祖劾其在任
娶指揮陳世勛之養女查盤而納下氏之艷婢其為推
官時如其入部當四十四年考察外官之期受新城
縣知縣朱應龍銀三百兩而貪老見留受鳳陽府同知
江東銀五百兩而得轉官先是汝賢與韓君恩同官一

方韓以清毛以貪又同時行取同官吏部時有謠曰韓子清廉毛子貪一時行取一般官早知善惡都無報何不當初只要錢下該部議銓司多以體面自把持遂覆奏云汝賢原任刑官專理刑名怨誣難免而司屬體統稍異嫉怨易生言官得之傳聞所以有此論遂調刑部郎中人曰使居別部者而有此論劾不降且斥之矣吏部肯為其分雪哉

青麓懸梁

劉敏未詳何人仕至刑部侍郎有清操初為中書省吏嘗幕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旦載于家而後入溢事妻以蘆織席嚮以奉母有人瞰其亡以青麓器遺其家者輒

懸于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省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毋敏固辭曰事毋子婦事不受後權奸事敗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云

携茶供粥

魏驥浙江人初為松江府教授汲汲務成就人材嘗諸生在舍讀書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而反比三更將盡又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慰勞之如此亦不瀕數間旬一行士子以故感奮後多顯者入為考功員外郎有聲轉太常少卿陞吏部侍郎尋轉尚書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

亦重之呼為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并致
仕士林嘉之

曾魯折衷

魯江西新淦人洪武間任禮部祠祭司主事會常忠武
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魯向使者索觀其文使者靳不
與魯強之使者不得已出示外襲以金龍黃怕內不書
洪武年號魯讓之曰龍怕或其誤用若納貢稱蕃而不
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哉使者伏罪乃悉命易之時
安南王亦遣使入貢主客司已受表及見魯魯取其副
觀之其主乃陳叔明魯曰前者陳日燧耳今驟更名必
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能隱告曰日燧為叔明

所逼而死遂篡其位心懷危懼故來修貢以聞

上曰島夷何猶狡如此却其貢不受

孟晞絕裾

徐孟晞江陰人性謹慎有容初充江陰縣吏三考皆兵
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欲祈脫貧而無力乃具
酒食令妻為壽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是夜
遂為其文移明日問其人曰尔何至此卒為分免及為
郎有同官一主事每向晞輒罵意在晞也晞不為意
後主事沒晞為舉殮送之歸後又為殿試讀卷官刻錄
惟書江陰人而已其人品事功亦卓卓在人者

長齋御史

朱寰字公垂沙河人登正德九年進士寰少厲清節慶
貧裕如也遊庠時提學御史顧潛聞其名檄府質寰辭
不受學京師每躬炊飯後登第授御史寒約如故巡按
山東山西俱茂風采人稱長齋御史云陞鞏昌知府歷
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晉副都御史乞
歸再起治河卒鄭端簡公稱之曰清堅自信士頌其廉
民懷其惠知友服其不市名

盧濬曹濬

濬弘治中任黃州知府守已愛民頗不善上官以此應
朝去取曹濬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
完壁有為對揭于途云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濬重到地

無度公道為之歎息嗚呼郡守者最親民之長也上官
恚其不善乎事已而毀之而不矜其賢位顯要者不為
朝廷除貪而執護其所親人生亦何賴于此大臣哉觀
今之世此風不可挽矣讀此一事重有慨

袖中金鏡

立齋錄云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
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
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
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鉉
左春坊諭德趙瑄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命中
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

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遺之按
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景陵懷金錢至史館
撒之于地令諸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
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會講到君
使臣以禮否吁立齋亦有所感矣當時一李侍講言不
為一薛君州哉

大報恩寺

文皇初渡江橋前一神廟有竿其神玄帝也 文皇
欣然命取用之遂濟竊念成功後當建一塔寺以展報
誠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

上悚然起前念既即位會天禧寺浮圖災有司入奏勅與
馬督人巡衛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之江即其
地昇建大利立塔十三重賜今名云隆慶元年又災止
存其塔

妓館六樓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耳即京師聚寶門外
建樓以安遠人其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
梅研曰柳翠凡六其時法憲雖嚴諸司每朝退相飲于
妓樓群婢歌侑暢飲踰時無禁故也久之浸浮放恣解
帶盤薄喧啾竟日樓空懸繫牙牌繫繫相比日晏歸署
半已露醉廢務多矣未樂後都御史顧佐奏革之

二吳入朝

太祖定天下即為魏國公徐達於里第造坊署曰大功一
日江陰侯其良世海侯其禎兄弟薄墓過之問左右曰
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竟擊壞
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兵入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
表里且稱大功

陛下安乎

上笑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
在江陰良若前稱前府禎居後稱後府甚弘麗也

甕釣掣龜

汝園雜記云國初江岸善崩人謂有水獸曰猪婆龍

搜挾其下而然

上聞而訪之人以猪與國姓同以龜告龜上以龜與元同
益惡之遂下江捕龜大江中龜無大小索捕垂盡老龜
逃遁者不上灘淺則以灸指為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
一老漁云此皆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貫鈎
緡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兩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
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猪婆龍亦四足而長尾有鱗
甲疑即鼉也未詳是否

鐵音鷄誤書

宣德間僧會郭師孔嘗與芳洲陳循同硯席後循登狀
元自翰林歸以鐵鷄為賀禮而誤書鐵為線芳洲改示

之僧會謝以一絕句云泉絲不與散金同錯認鐵鷄用
線縫不是獻斧將鄙意肯教一字化愚蒙

友喪輟讌

正統間給事中蔣用和松江人也寓京師與侍郎于謙
聯舍用和生子親友致賀禮定日會客先已發書及期
宰牲陳設已畢忽聞于公喪母用和曰于公有喪而吾
家燕客非人情也遂輟飲具令人通告諸客請易他
日

置庖賜棊

文淵閣在奉天殿東廡之東文華殿之前對皇城深嚴
禁密故事禁中不得舉火雖閣老亦退食于外相傳

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監問閣老何為曰方退食于外

上曰何不就內食曰禁中不得舉火上指庭中隙地曰

是中獨不可置庖乎今烹膳處是也自是得會食中堂

又一日過城上瞰閣老何為方對奕

上曰何不聞落子聲曰奕以昏

上咲曰何陋也明日賜象牙棊一副至今藏閣中云

一缸萬卷

表裘獻實云吾蘇以財貨雄五方長民者多以是動其
中余童時即聞故守姚堂林鷲之清姚之遷鎮江也衙
中有私釀一缸戒守舍者曰是蘇物也其留以待新太
守及林去蘇篋中惟書萬卷若二公者豈蘇能動之哉

噫今之從政者何如也按林鶚字一鶚淞江太平人景
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侍郎謝鐸曰公官至三品而家
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廢雖大臣無
厚積者公其人矣

再出之悔

餘冬錄云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為言者所劾白洲愠
馬洙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迺促前人
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其言有味賈誼所
謂後車又將覆香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上其再
出不免覆失脚之悔然此詩所以為快也則善矣予故書而藏之

別集卷之一百三十四終

別集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男三女相配

國河南汝寧府有生員燕生者妻一乳三男時長洲陸
鍾知光州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
韶秀而形狀畧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
生對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假此以識耳他
日生率三子來州謁鍾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
吾兒同年欲求為配鍾奇之遂召其入為議而聘之

文貞薦引故人

楊文貞公士奇宣德間為相引其窮所知兵士三人並
舉秩尚書楊仲舉翁都御史吳敏德訪五經博士陳嗣

初繼仲舉與文貞遇武昌因患難交遂屬深知訥黑窟
匠以一文嗣初為訓蒙師以一詩皆入啓事遂汲引是
取兵郡楊循吉評曰吾蘇一郡盖有三人則天下從可
知嘗謂相道在得人文貞此舉得之自檢一端重營受易
于楊士奇因讀溫公以不妄語為試之始即服此言及
為文平實似其為人洪熙初用薦為翰林檢討累官礼
部尚書致仕祿之終身年
八十五有希頌集卷十卷

賜書兩朝殊遇

金問蘇郡人為禮部侍郎仁宗嘗賜以歐陽帖
部二十本未幾家遭火災遺其八本後

宣宗即位一日御文華殿召公因從容言及賜書事
上即命內侍為補之雖先後紙色而兩朝恩賜復歸

於完亦殊遇也

學士愧謝里旅

學士錢福華亭人也國朝登進士第一官至學士在告
且居乃營其宅第工役繁苦里旅病焉有一夫不任役
福將讓之夫告曰病矣福再詰之對曰往時黃提刑營
第老夫實受役傷脊今黃之地已敗瓦頽垣猶生痛不
即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福受其言報然謝之為遣
里旅

少保慚服高裔

少保黃淮永加人也宣德年間壘父為公堅神道碑乃
有瑞安高世則墓碑出吳中大湖石所鑿碑紋甚麗淮

取而鋸之莫誰何其鋸且盡適有高之裔孫至向淮
曰相公取之薄矣淮謁其意對曰恐後人復銘不稱是
耳淮赧然

復三法司故處

太祖初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衙門在太平門
外對後湖是也建文君遷之城中洪武壬午成祖渡
江始復故處

成化在朝二黨

成化季間大學士劉翊與吏部尚書尹旻皆山東人為
一黨萬安彭華二人為一黨互相傾詆又之安以計排
翊去之旻亦繼罷山東人在朝者為之一空

終身執門生禮

胡儼初主試事取楊文定公後儼為祭酒文定亦在禁
垣位望並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入兩高之

妾兒以刀奪陞

趙妾兒在浪人也後為在浪叅將一日乘馬蹶偶于地
上拾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輒自出其鞘者寸餘當
刀口處常自割染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
口妾兒寶藏之每察見出鞘則預為之備以是守邊
數年卒無敗事後太監留馬兒還朝聞之向妾兒索此
刀妾兒不應留馬兒憾之以是掩其功不得陞官

武人陳五粹巫

京師有武人陳五者厥其家崇信女巫莫能止之一日
舍青李子于腮給其家人瘡癩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
其妻憂甚亟請女巫治之巫降神謂五所患是名疔瘡
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乃許之五伴
作呻吟甚追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人
按視五乃從容吐出青李子以示之遂碎巫批其頰而
出之門外自此家人始不崇信巫云

天順丁丑詩嘲

走年會試同考試官多出權倖所引薦其為程文多繆
誤所錄士又私其權者子弟如許道中之子石亨之姪
皆以私遇選至論語題載去顏子起克已復禮為仁孟

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榜出好事者因為詩說之
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繆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
漣春秋欠主張吳節翰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
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大王告子冒名當問罪
孟子本公都子之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郎真慨慷
言而錯以告子之時大李士許總兵令姪獨軒昂姓石亨之榜上有名誰
彬之子登科登科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

施純兩字尚書

純京師人也登成化丙戌進士為人長軀偉幹音吐洪
亮初任給事中尋陞鴻瀘少卿先是國家常朝諸臣奏

事御前當准行者止以是字答之及成化十六七年間
上病舌澁每答是字不便欲以照例字答之純揣知之
陰獻計于近侍云是字不便蓋請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

上由是寵愛之遂轉純禮部侍郎掌寺事未幾進尚書加
太子少保時人為之謠云兩字得尚書何用萬卷書純
妻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嬪御色亦鮮麗
咸屬目焉

太后命之前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賜鈔端視久之顧侍人曰向者本朝選如何不及此人
又顧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也

三事皆任國戚

國家署宗人印及內府管將軍宿衛與夫中都留守皆
以國戚居之雖勳臣不屬戚里亦不與蓋國初制也今
宗人府署印者如故管將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始留
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孫安始陸文量謂一則夤緣縉
雲侯一則夤緣汪直皆命由中山亦政體一變也

古菴不負友托

陳汝同號古菴為國子祭酒致仕與翰林脩撰梁裡
未第甲辰建同里居一日裡有病語其家人曰朋遊中
惟鄰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托也
及裡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

其言古菴垂泣諾之及裡卒凡子女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經理之始終如一冒物議不計也裡女得適黃瑜瑜為肇慶大守以其事告葉文莊公嘆曰文道彫喪久矣如陳先生何以多得也哉

揚陳二公之量

揚文定溥與檢討王振脩撰張益最善每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一日陳循譏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不平見于詞也公即已之其二公心量不同如此

項于所存不同

吳豫初為崑山訓導景泰中應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

部奏宜邊用得授邊戍至日久不得闕俸請于吏部時兵部侍郎項思憲曰是嘗擾我兵部者何可與之奏尚書王文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如何然不得已乃以請于于公謙公見豫牘喟然曰柰何使應薦士至此遽與準收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兩擢達達回回

國家喜信回回人以為都督和勇達達人阿魯台之孫以為兩廣遊擊都督同知兩人皆不供佛不祀神不拜屍殯曰吾回回俗皆然達達則間有之

揚嘉慶李不餐

嘉字仲舉吳郡人也揚文貞薦之官至尚書為人清謹
毫髮不苛吳中士大夫皆下之嘗一夜夢誤入鄰園食
其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且盡義心不明以致此也
竟三日不餐其警心如此

病疽戒食馬肉

魏國公徐達背病疽既而

太祖聞其病愈甚喜遂詔至賜宴特宰良馬一匹以享之
達不敢食

太祖曰朕聞卿瘡愈甚喜故殺此百金之馬以與卿食而
卿乃不為朕一舉筋耶達不得已食之歸疽發而死
太祖甚追悔之

楊文敏去妾父

英廟嘗一日獨召文敏至與語因詢及公之家事甚悉
且曰卿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曰無
上固詢之對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理家事第
妾有父臣因厚待之今被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
不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為屬之法更而屏之耳
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頭
謝然而以兩篋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嘗
諫其父乞始留之

曰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勢不可復留後或嗟嗒無如初

忍情也公猶懇懇不從校尉少頃報已兩斃時公猶未出朝也

龍泉西臺事同

邵寶容春堂集載正統中劉球以直諫死餘姚成器聞之即邑中龍泉山頂為壇祭之祭畢以餽頒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令其地為祭忠壇此與謝翱祭文山之西臺事同皆義上也

邵母天恩存問

邵寶母過氏年八十辛巳歲

世宗即位時寶乞養家居有旨起寶禮部尚書寶屢疏乞

終養詞甚懇朝廷從之有旨着有司以禮存問

是年冬十一月二十日常州知府王教以禮物致詞云

聖天子以大淑人病體未安先生累乞終養孝誠懇切有

詔着有司以禮存問某等敬致茲休命寶敬對曰臣母

老病臣乞終養何敢希天之寵今者欽蒙

聖恩詔賜禮問臣母子不勝感戴之至次日無錫縣知縣

暢華來致命同一時榮之

陳完一錢百金

陳完天台人也舉鄉薦任涇縣教諭有清節嘗與同僚及諸生分膳夫銀內一人多銀一錢已去矣既而少者來告完曰多在此遂封一錢與之其人曰多者在某人

皆知之先生本不多今以與某某安敢受完曰吾實偶
多汝若不受盜棄諸木乎遂棄諸涇已而縣官送白金
來修學完詢其所由來知為賍罰遂却之其辭曰吾聖
人有靈決不欲以此物修其宮况廟學亦不大壞不脩
可也卒返之於時士論咸服凡諸生家有訟不之有司
但赴明倫堂一白得完一言而折後以風憲召擢國子
博士終河南某府長史論曰即完之不苟所取則其志
操必不苟拔顧不置諸風紀之地以試其建白惜哉

文官例不搜檢

邵二泉嘗云弘治己未予為戶部廣西司郎中尚書大
原周文端公以內庫缺珍珠請行廣東鎮巡官采取免

差內臣仍擬於大倉進銀二十萬備買辦

上從之以初主是議率主事六人送入左順門內庫人
設木欄稱閱太監龍壽視庫人從事焉事畢庫人出皆
搜檢於欄口壽出亦如之至予等六人出則不搜予問
諸庫人對曰此舊制也凡文官不搜檢予退而語諸同
官曰朝廷待文官至矣我輩而誣上行私贖於貨利者
不亦自負以負朝廷哉論曰昔人稱秦之士自賤以為
七惜愚謂後來君使臣以禮不逮古者亦為臣者自賤
取不禮於上耳可為仕者惜然則二泉之感嘆有人臣
之心者猛省也

軍中探聽稱謂

湖湘謂之健步西北謂之夜不收惟廣中則稱緝事軍
此輩軍中探聽賊人動靜消息及專備急幹使令者業
文莊謂如宋時西邊之所謂急脚急步者是也

史鑑如藍預報

鑑字公甫蘇州府長洲縣人也登弘治己未進士先是
偕諸友讀書城東普光寺嘗假寐恍惚若有呼之者曰
速起讀書子御史也努力自愛速寤憶所見者類寺門
伽藍即往默祝曰他日得如神言當今神像宇一新自
後每晨入幕歸過一揖諸友相目笑之鑑不恤也遇朔
望日覘諸友俱出獨携麈往祭極冗不輒及是年登科
授御史乃設齋以謝建一小殿奉之

昇儀魁星先兆

吳郡陸欽字昇儀天順癸未會試與陸文量同寓京師
文量戲于魁星圖題云天門之下有魁踢斗於未之魁
必定入手貼于坐壁無何失去一日文量過昇儀出以
為玩文量為之惘然詰其自云昨日倚門一兒特此示
我我以果易之文量默祝曰吾二人得失之兆矣
是年昇儀登進士及第而文量下第

陳公一怒之力

景泰間高穀與陳循俱學士穀娶夫人某氏性極妬悍
穀既長夫人無出置一妾其夫人禁不容入寢一日循
過焉留酌因談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即出詔陳公陳

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捧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
勸乃止因數之曰汝無子法當黜今不黜汝而置妾汝
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于
法不貸也自是始少衰其後高公得御妾遂生子峘蔭
中書舍人故陸容稱之曰生峘陳公一怒之力也

景濂沒後良會

宋景濂國初以文學名

高皇寵眷尤至洪武十四年其孫真犯罪一家應重辟
上曲赦之安置四川之茂州未至沒夔州堊蓮花山下至
成化間墓壞時孫仁池州人為四川巡撫都御史為遷
葬成都適蜀府承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

公為求葬之計其值可價白金千兩陸容曰自開國以
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多矣沒齒之後陵谷
變遷不能保其墳墓者有矣非國有恩典誰復為經營
之先生之沒百餘年矣而其良會蓋如此

雍泰貧賤之交

泰字世雍陝西咸寧人性廉厲凜不可犯正統天順間
為山西副使至都御史巡撫宣府泰既貴過家往訪同
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過諸途謂曰雍泰乃
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泰敬諾而歸至期
冠帶以俛生布衣醞黍背隻鷄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
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蓋中原西北

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姓名或獻酬幼者
必跪物不計貴賤性性如此吁士風風俗亦厚矣哉
南京綠油絹傘不與車駕在北皆照品秩用涼傘至成
化時守備太監覃襄以已無涼傘之制遂謂兩京一體
北京大臣不用傘而南京豈宜擅用諸公唯唯獨禮部
侍郎章綸力辯之因取大明禮制送去請覽襄恚憤不
已遂上疏請禁朝廷從之僉謂章公激成也後乃於暑
月各製長柄大扇遮日未幾尹直為南吏部侍郎見滿
街翩翩搖動甚不雅觀直謂此非制度且有扇搖扇動
扇或不祥之兆遂命工製綠油絹傘而加一短簷用之

餘月諸大臣皆效以傘易扇至今不改然近時又見守
備太監四門太監用青絹傘及提學御史印馬御史皆
乘煖轎張青絹傘不知何時始也

隆慶二年冬南京協同守備應城伯孫文棟左府掌印
豐潤伯曹文炳右府掌印永康侯徐喬松以乘轎為兵
科給事中徐尚所論劾有旨孫文棟徐喬松各罰祿米
二箇月曹文炳革了閑住今後兩京武職官非奉特恩
不許擅自乘轎文武四品以下不得私帟轎遠者罪之
覆車失脚之悔

餘冬錄載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為言者所劾白洲愠
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逼促前人

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其言有味賈誼所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世其丹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以為蚺龜則善矣予故書而藏之竊謂易退者古人之高致也白洲以既老去位猶嗔言者則貪戀爵祿之耻亦可退矣吁此足為訓哉

季迪以文被誅

高季迪蘇州吳縣人自幼以文名尤善詩遇本府太守魏觀嫌府治居衛之右不稱文東武西之位遂遷于張仕誠故址蕪濬城內河為御史張度所訐奏與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

太祖怒速觀至京斬之時季迪作上梁文亦逮截為八段云初季迪嘗一夕夢神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又為之言曰尔必見殺季迪疑之凡姓蘇者不接見至是驗按觀字起山湖廣浦圻人初以文學薦國子助教歷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具元年遷兩淮都轉運使又為起居往洪武三年陞太常卿拜國子祭酒四年八月以考察孔子禮不以時奏貶蘆南縣令再至官召為禮部主事五年出知蘇州府深德陳寧之苛鋤強樹良重禮明教風化興洽封部翕然課績為天下最六年陞四川叅政未行

上以蘇州大郡政務煩劇非其人不可使理遂命還郡尋

及于禍惜哉

三人才識器量

水東日記云人性好惡偏忌雖中人以上不容變石璞
太保寇愨公左憲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
不由甲科皆不喜進士石在工部遇改進士如無人郎
中龐勝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于考滿主事三人各考
論一道稍劣者輒戒曰尔進士為此文耶展毓御史亦
云寇公考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
生則每温言改容導之因楊文貞公布衣校戎官至帝
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于進士科第益稱豔夸道蓋拳
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

也

允懷虛夸忘身

張允懷金陵人以寫梅遊于蘇杭性喜修飾雖行裝必
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足出
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為盜者所窺夜深盜殺
允懷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
也吁世之虛夸慢以悔盜者戒之哉

王溥尋獲毋骸

溥貴溪人父名晉毋葉氏生兄弟二人漢三其弟也元
亂陳友諒據江西兄弟俱從友諒漢二任宣慰溥守建
昌至正辛丑漢二為胡大海所獲已而

太祖破江州溥亦自建昌來降拜中書右丞仍鎮建昌初溥父早世兄第二人奉其母未幾饒信干戈擾攘遂同母避兵貴溪之苑源山居無何兵至倉卒母子相失後溥從陳氏竟失母所在溥日夜思母不置及洪武庚戌春正月忽夢母若告以所在及寤大號泣因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朽骨是藏溥因告于太祖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第漢而父也棄諸孤蚤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而母亡已十有八年願臣無似獲事

陛下比者推恩褒崇三代假寵于王氏甚厚獨念去鄉邑日久倘賜之告得婦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

太祖惻然聽之仍勅賜祭物以歸溥既至遂躬率士卒詣毋舊時避兵之處伐木入山以物色之不得夜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居入吳誨能告以賊兵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溥披榛棘尋獲其井俄有一鼠自井中跳入溥懷旋復入井溥汲井索之遂得其骸乃具衣衾棺槨即其地葬之

一事高出古今

英皇帝大漸時乃處分後事令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殯御殉葬其四言殯斂器服書畢令牛玉將去閣下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陳文彭時驚愴捧誦歎曰所言

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
高皇帝葬孝陵猶以淑妃李氏殉葬至是始革其命

別集卷之一百三十五終

別集卷之一百三十六

文莊然文敏之言

宣德中都御史盧睿在邊適一中貴以使事入境睿欲
節省遂為裁其供給後為中貴所斂得罪下獄或謂睿
本為公家以問楊文敏文敏云事固有輕重使客者小
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葉文莊謂文敏之言
為然

于肅愍始終之相

肅愍生骨相異常七歲時遇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
子他日救時宰相也及在尚書表忠徹見之謂人曰尚
書何不早退渠雙目常仰視名曰仰眼乃後天順元年

英宗復位竟斬于市

沈文昭學問是福

布衣沈暨字文昭能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時人目為沈落魄或問云今居大位享大福者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是貧賤無福何也文昭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此等議論却高

西楊不肯撰墓誌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作墓誌西楊却之固請辭益堅不得已乃減金幣三分之一求于東陽即納而為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為墓碑雖

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發揚之必有實也被祖吾復為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若作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以金幣為哉

王敏誅心詩

敏以汪直黨得邀邊功封咸寧伯敏初在大同見邊事漸生醞禍未測情惊不懼乃作詩云去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主為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灰時好事者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耻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小哉半

世功名如隙過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
半寒心一半灰傳聞于天下以為王公誅心之鉞
蕭舉人先見 蔣進士先痴
成化間蕭頃舉于鄉卒業大學時吏部尚書尹旻遣其
子龍迎就邸從學焉明年龍登進士擢翰林編脩驕恣
不道頃計其必敗爰欲選頃妻取頃辭歸後龍敗事連
及鄉里故舊皆降誦頃獨不爾將廷貴第進士三甲例
除知縣特片北方之樂亭縣同年劉以賢謂曰何不就
南方對曰何面目見鄉里其父惟清亟欲以京職為封
榮地聞子作縣大失所望遂病狂每見人但云尹天官
說一年便陞御史座客皆笑其痴或曰其父先痴其子

已先癡矣

論曰士人而求富貴利達者聖賢已耻之况榮枯命也
崇卑哉也吾安吾命吾業吾職而已蔣父子一癡至此
何哉若頃之知幾不落權坑是為能畏聖人之言

八梁澤滅三妖

澤三原縣人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輒死人莫敢
入澤夙負氣嘗謂諸友吾能宿此諸友遂出錢右之澤
諾是夜獨衣冠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朗聞廡間有人切
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澤厲聲云何不速來俄有
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一青衣次一黃衣一白衣貌色
不可辨識澤罵曰老魅敢數害人青衣者答曰非敢然

也乃見者自怖死耳澤曰汝為何着青衣曰我筆也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第三瓦溝中問黃衣低回未言青衣代答曰彼金釵也在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劍也在堂東柱礎下汝等今來欲為相告耶皆曰不敢共出一紙曰此公一生歷履也今報公前知云澤受而麾之三物遂投所言處澤亦熟臥達曙諸友皆謂澤必不免入見之驚澤曰所言將人按次求之盡得三物自是妖亦絕滅後澤登第授御史成化年間巡山東以監試事註誤謫官

天下第一家

鄭濂浙江金華浦江人也自其七世祖琦教子孫率訓

惟謹世其居不別藉人因號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傳已十一世

太祖即位聞其名召至京問之曰汝何名為天下第一家也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為可以激厲風俗遂為起蓋坊牌而賜以扁名然實非臣之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有若干人對曰一千有奇

上曰以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謚大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

太祖退后謂曰

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某家至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上驚悔即命中官復召入問曰汝處合

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嫗言耳

太祖大笑適河南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鄭某以雙手擎梨干首趨出

太祖命一校尉尾而矚之某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向闕叩首謝恩分食之使者還報

太祖喜後有人許其家與權臣通賄時禁黨與之誅甚嚴犯者輒擬以死籍其家濂與湜被持至京見上

上曰我知鄭門無是也誣之耳遂擢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即遣其濂云

仕宦三狀元

本朝狀元前此未有仕宦之子弘治丙辰狀元朱希周

父文以進士為御史巡按八閩一日薄暮天微雨有詣門擊鼓者訝之云汀漳道僉事陳穡在門疑汀漳有軍情急務扣之乃報中狀元之捷止収其稟帖不啓門明日相見三司官皆稱賀文曰吾聞會元天下之才狀元天下之福吾兒既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福未必有之喜不形於色人稱其善持重有體此後正德中狀元楊慎父廷和居首相嘉靖中狀元姚涑父鎮任都御史總制兩廣盖尤盛矣談者每並舉之云

九仙祠異夢

祠在閩仙遊縣季九人積修行滿而成仙

國蘇郡都玄敬少讀書苦志不倦其父維明詣祠祈子前程事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既寤以為功名不

可得玄敬亦年幾四十而志稍墮矣郡吳匏菴館玄敬
為塾賓匏菴懸一文于堂中出玄敬筆一日巡撫何公
來訪目其文羨賞詰之知其為布衣也白於提學公得
應薦遂舉於鄉明年第進士仕至大僕少卿
國傳王門凱嘗使安南道經是祠傳禱以驗出使事夢
一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傳度之漠然于中及至
夷欵之宴甚敬一日飲中令主客者請曰黃河濯水三
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傳念前夢詞意兼絕即對云青
草流沙六六灣夷王驚服盡以寶奇珍玩厚遺而還蓋
吾華有黃九曲而是夷有三十六灣彼謂知吾華之勝
因服吾亦能博彼夷之界故耳

國鄱陽賀霖成化間守蘇州適妻娠于家未諳子女况
在閩一同年代祈之夢一冕者厲色而坐云是福清不
是福寧其同年覺之不達唯致書賀霖云霖得書擊掌
嘆曰在席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霖家時枕間嘗妻曰
生子名福清如女則福寧是也越旬日家人報生子

三足鱉奇禍

弘治年間蘇太倉州有一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鱉而三
足買歸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
久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遺髮一縷衣服
冠履在耳如蛻形者其妻驚怖亟呼鄰居者至以婦為
謀殺夫而詐讓也錄之官時黃廷宣莆田人為州守鞠之

莫得其情乃先歸婦于獄召漁者令捕三足鱉越數日
得之即官廳前召此婦依前烹治而出一重囚令食之
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夫同遂原
其罪

論曰聖人嚴於衛生此其一端云

紙糊三閣老 泥塑六尚書

成化間昭德宮好奇玩時中外有結內官進寶玩者輒
傳旨與之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時萬安劉珝劉吉三
人在閣中不一語人患之遂有是謔

誦詩規朝士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有盛氣每賓客過之必鼓吹闕

然里中頗厭之一執交來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
日誦有何詩答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之詩甚有
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
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之大漸明
日客至為罷鼓吹

苦蘆菜治痔

陸文量云病痔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
爛為度和湯至木盆中閣板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
手擦苦蘆菜頻頻澡洗冷即止日洗數次即愈蓋文量
公嘗患痔因使宣府得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有驗蘆一
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此人甚有力

國王忠肅剛性不喜諂諛一日因借一大臣行其大臣同送一美姝既去許復回盼之忠肅戲之曰此人甚有力大臣曰何以知之荅曰不然公之頭何以被掣轉去其人慚謝蓋威亦寓規警如此

豆腐鬧兒入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云正統慕瀆園一戌卒嘗語其家人曰亂穢叢中吾見一神人謂予曰尔非此中人豆腐鬧兒人也既而得脫還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沒於豆腐鬧兒陣中

文安真庶子

劉文安公定之其父石潭先生髦將納其母劉氏為側室或謂不宜同姓石潭不從竟娶之生子安登科後與李紹同日陞庶子學士劉儼戲謂文安曰先生真庶子也公默然及文安為母請封乃改為留氏鄉人嘗訐之今觀丙辰科登錄所書生母寔劉氏也

上林苑海子

隆慶二年春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幸南海子海子去京城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周垣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藉海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先是清明節

皇明法苑珠林 卷之三十六
上親詣陵掃祭迴時有中官以海子言於上一日內批與
大學士徐階云
祖宗設立上林苑海子朕於三月二十六日往視京營官
軍扈衛各該衙門知道時階即奏言近日陵祀回鑾未
久似未宜又有此行况今田禾遍野伏乞慎重俯賜停
止所有原奉 聖諭未敢傳示謹用繳進不從已而給
事中張齊鹵等文章謂近歲石州被陷二百年未有大
變近又陝西地復大震臨御甫二年而災害時見不無
可慮而欲出視甚非所以示天下傳後世也不聽是日
出幸獲一兔以歸再閱可齋雜記謂天順戊寅冬十月
十日車駕校獵海子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雉兔

而內閣三人比諸人差厚時大學士彭時在扈從也

文祿積金說

王文祿海鹽人曰金藏於上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也
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
悟此而惟金之自貪乎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窮盜
起天下瓦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况金乃用世
之物流行天下間不可使之積積之必生奇禍以散之
是以倉庫盈滿則為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
多則起奸臣豪室兼併之歆亦有恃其富盛自入於法
以取滅亡者蓋一以貪為心則精神思慮盡感利欲之
中日以銷鑠其清明之氣而如醉如夢雖有子孫亦必

如愚理也然至歸盡則空手去矣積金何益哉不若去其貪心惟造蒼生之富則天下長治而子孫亦在所造中矣此言可使貪者聞之冷心故書

陳養浩詩禍

養浩國初僉事也能詩嘗題云城南有婆婦夜夜哭征夫

六祖知之以其傷時取至湖廣投于水

賽藍拂毒方

鄭端簡公吾學編戴賽藍國秋夏間草生黑蜘蛛甚小而毒啗人遍身痛號呼聲動地土人襍詛者口誦咒以薄荷枝拂中毒處又以鮮羊肝遍擦其體經一晝夜痛

方愈後皮膚如蛻脫按此方可備一時受虫毒傷者採故錄之

俞行之詩名

行之未詳何里求樂以能詩名嘗題清慎警句云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又題顧師顏西湖盡二幅云西湖湘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盡無歌舞為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鳥葉文莊曰行之在永樂中能詩惜不多見

綠雪亭之驗

清江教英官蜀省清成官舍有綠雪亭中有二石缸日

久水濁或曰放田螺數升食其淤泥可也或曰以黑鉛
一片置水中水即清澈缸中養鯉魚數十頭每陰霧雷
雨即躍出外或曰以龜鱉一二枚守之即不跳躍英因
以試之果驗

王竹死于畫

清寧上河圖僅似一手卷然筆跡精研傳自晉世古名
畫也人珍之價至千金藏吳下一世家後以四百金又
出當於一富民姓顧者大學士嚴嵩之子世蕃雅聞之
無從得會遼薊巡撫都御史王忬吳郡太倉州人失機被逮至
京論死世蕃告其所識者曰若能覓此畫致我當為力
貸忬二子皆進士聞之亟以八百金托人向顧氏乞買

其人沒其銀止以銀向顧氏乞臨一幅以貽世蕃世蕃
召畫工驗之對曰贗也世蕃大怒遂票旨論如法後二
子仍出千金往買得真畫入嚴氏手而事已不濟矣君
子曰一美畫之毒人也如此既陷其身又費其貲聖賢
重戒玩物理哉

嘉靖乙丑夏余從後抄沒嚴嵩家財與何濱崖鏗談及

之云鏗浙江人時為江西提學副使

謝子蘭辨惑

子蘭毘陵人也著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於
世其中援經據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當矣乃云自其
先人亡後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之故獨惜其

有未當耳春秋毀泉臺之書君子以為臺之存毀非安
危治亂之所係雖勿居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毀之至
是邪子蘭之闢淫祀先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
可也愛子蘭者須削而去之

明齋論考選

國王明齋諱應電吳郡人註周禮天官上有曰后世
天下之官皆攷選於吏部豈為長官者不能知其屬吏
而為吏部者獨能詳其各屬各部之官皆不可信而獨
吏部為可信耶是所語舛也此非確論愚類其意而廣
之御史為糾察之官其奉命巡所至地方自布政以下
至守令皆得舉其賢者而論其不肖者然御史舉一人

則其人遂執禮為門生必重謝之御史亦不必皆良而
人不敢言之者蓋曰例御史得論人而人不得論御史
也夫論人者必其果能蕪矣而後可以論人之汙果賢
矣而後可以責人之不肖任糾察者為國家愛惜人才
而可行其私哉

單居仁父子

太祖初起兵渡江差人往揚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令
守常州未幾居仁男單大舍糾同陳保二等叛降張仕
誠大舍領軍把宜興

太祖令居仁招其子曰上位待我甚厚你妻子皆在你
可過來其子荅曰我已投人不顧父母妻子忠孝不兩

全拜辭而去後克蘇州生擒之

太祖召居仁曰你子已就擒與你自處之居仁曰不忠孝當碎其肉於市曹凌遲處死夫求忠於孝叛父以事其主也無是理也單大合不悔叛父之為非而顧及主效忠逆天甚矣况復有方寸亂者乎大義威親居仁以之

書穆陵遺骸

宋景濂云至正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歌相表裏為奸

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發寶器以諸帝遺骨寢浮屠塔於杭之故宫截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製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兵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

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

命藏諸舊穴嗚呼

上德可謂至矣哉

一峯皂隸書

國家百官俸唯三分實支又折絹等去若干月而京官尤難以故百官相議取諸皂隸云折銀以自贍宣德中

有訟都御史顧佐賣放皂隸者
宣宗皇帝召問楊士奇士奇對曰此事有之近仕者常祿
不足雖臣亦然非獨顧也後羅一峯與人論皂隸書有
云今日之天下固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輔其君則天下之大且家給而人足况仕者之
祿乎又曰昔高允事元魏百官俸不足尤以清修苦節
充之東里縱不能似唐虞三代之大臣豈可復居高允
之下乎脫以為士無常產以官為家仰事俯育之資無
所於出則如吾第之所處其亦庶乎其可也今士大之
嗜利無耻者貪多務得旁求巧取皆以為分之當然正
猶李赤被廁鬼身入污穢過者莫不掩鼻彼方揚揚自

以為鈞天帝都而莫之覺也夫士夫貪利之可耻誠然
矣而一峯猶有傷於矯激而為陳仲子之蕪者上古祿
最厚用唐虞三代之道能使百姓足似矣邊能使仕者
之祿亦足乎仕者之祿自上頒之用唐虞三代之道以
馭之者不過以養其蕪而戒其貪也苦節不可貞聖人
之誠東里不當居高允之下豈不聞與之粟九百辭之
義乎東里對上曰仕者不足夫祿因品之崇卑而詔焉
俾無仰事俯育之顧而云不足者計何以給之也惜其
以大臣當國而未及詳定也吁既足之而嚴治貪則下
鮮尤處不足之地而槩以清修充之非上智之士不能
為此讀一峯之書願與天下高士共勉之若常祿有所

議則能一世之士勉於不貪矣

二堂小秀才

太祖常召舉人赴便殿命題賦詩以張唯王璉等為編修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脩辭方徵彭通等為給事中入武英堂載筆紀事先是洪武七年春詔丞相御史擇國子生質美而能文者得郎敏等三十五人命博士趙儼等親與之講說至是復選年少聰明者李擴等入二堂說書謂之小秀才甚見寵遇

文貞遇仲舉

楊文貞公善易未樂年間任某處學官以失印避罪走武昌流落不遇變名楊立可一日途行阻雨因投仲舉

家宿見其方為童子句讀與談有契仲舉下拜願留之文貞遂許授焉文貞以無資為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自教授于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為勞文貞深德仲舉後文貞宣德間入相拔仲舉官至尚書楊文貞作相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至曰此門頗有德之人先踐也立可後改名士奇

解之綱詩挽

李文達公賢在天順中稱賢相獨處羅倫一事不無可議時學士陳文為之畫策後文死御史薛之綱作詩挽之曰學士先生且蓋棺雞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蓋井邑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

皇明通志卷之百三十六
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時李已謝世而羅倫亦有修撰之召矣君子曰詩辭婉而厲讀之自令人悲

金世忠骨法

郎金忠也初名世忠鄆縣人精于卜居地名韓嶺洪武中同邑袁廷玉以相名一日過縣前見一婦人乳女于榜廊下哭聲悽甚廷玉就詢之婦人告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酒旗軍飲畢即行矣言既復哭之悲哀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缺戍為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其酒值又貸米二

方痛腹

年贈之別告之曰登舟即順境地他日富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冝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如其言果瘥驚以為神因厚謝之以故途次資卜遂不匱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于燕邸至問以靖難卜云吉遂署為紀善侍帷幄用其謀有成後官兵部尚書永樂三年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兼詹事府事尋卒洪熙元年贈少師謚忠襄子達年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以幼童廕官寔自此始

崩徐二木工

崩祥蘇州人木工也父福能永樂中主大營繕以老告退祥代之丁酉扈從往北凡宮殿廟社皆從事正統中

重作三殿及文武諸衙門勞尤多天順末奉命作裕陵
成化間自營繕所丞進所副陟營繕司主事員外郎歷
太僕少卿晉工部右侍郎轉左食一品俸成化辛丑三
月卒年八十四得贈及祖父母父母其子為錦衣衛千
戶又蔭國子生可謂令終云徐杲揚州人亦木工嘉靖
末

世宗修玄屢興改宮殿以故杲多着力極被榮寵累官至
工部尚書又官其子尋奏言願以所積賞銀自堅尚書
坊牌許之隆慶初為言官所論劾遂藉其家奪官毀坊
視祥之祿壽不及遠矣
獨以廉約稱

孫需字孚吉饒州人登成化八年進士累官至京吏部
尚書卒有清行贈太子太保諡清簡鄭端簡公曰孚吉
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皜然不滓雖不能發揚功名有
赫赫之譽顧正德大臣多措克回適需以廉約稱

何文淵晚失

文淵江西廣昌人登進士嘗守溫州廉靜寡欲一郡大
治時浙東守稱第一為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有魏金者
却之好事者為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
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
廷多事士大夫交章薦起為吏部侍郎進太子太保其
下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為言官所論雖百

計固位柰攻之者殺目為奸邪兼其情狀終存去云天
順目錄曰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為
庶謹之入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

陳智量不寬

智在正統間為都御史掌院事以御史為風紀官教官
多猥茸且鋒芒畧盡難稱激揚之任故不選用至是會
天變御史曹泰論應變大臣智遂罷位有恨之者作詩
云陳智如何量不寬斯文不計入臺端誰知今日為民
去曹泰分明是教官葉文莊公云無人不可用况教官
乎顧其人何如耳教官如今之魏尚書驥年尚書富何
可少也泰復姓陳今左僉都御史風裁足稱云觀此則

陳公不無失之

史宗之垢駁

載筆者詎能嬰百世之鋒乎三傳以降雖班馬之雄猶
遺詆焉初讀通紀吾學編十餘家竊謂各成一家因以
類述及讀薛方山憲章錄閱其序云通紀做編年而燕
鄙吾學編做紀傳而斷落夫燕鄙者三長之翻案而斷
落則耳目之互謬也景泰易儲事關綱常最重商文毅
與馬落職編氓及再起黎文僖指斥上章攻之而輅不
能理錄云輅持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夫
無量與理則儲可易不可易之辯出而曲直判輅其謂

何祗當隱忍一苟耳又康海救李夢陽事尤係大節蓋
劉瑾奸熾燻人者一死瑾手一絕瑾門皆揆自各心如

金出百鍊也而以一左姓計行則其代草闕亡初心何
 為憲章直述而卒云遂罹清議此則憲章之史案也天
 後之士視憲章猶憲章之視二書也則垢相駁何其有極
 一士人曰當時之公議信耳而疑於日後世之公議信
 理而疑於迹蓋庶幾於斯云

交情

正統中山東叅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楊相最交
 道相為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恨不能往吊由是為東
 里相公所薄子良累薦舉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
 士論固云然矣又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奏去御史五
 六人內三人出蘇州頗為公論所少同里楊仲舉時為
 王府長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分韻
 要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為言仲舉毅然曰彼固

得罪於朝廷不得名于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然蘇
 人輕薄之謗始于此矣又都御史耿公初以石亨事補
 外繼而門外邏者猶紛紛不已耿治裝謝絕親友非至
 親亦無敢入門者惟孫狀元賢日一至為家人以彼此
 無益謝之賢答曰誰無朋友李賢聞之嘆曰此其為狀
 元也歟

畫諫

洪武初法甚嚴有一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
 斷橋甲士與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于皇牆上一日出
 見之勅教坊司叅究其意來說明日奏云僧頂一冠有
 官無法一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皆過不得

後紀綱稍寬亦滑稽而諫云

窰變

饒州官窰造上供磁器其始搏作塗飾求其精緻一也開窰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為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謂之窰變蓋數十窰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監窰官則見必毀之不敢以進御恐珍奇不可常得也或盍嬰小者藏去鬻諸富家價與金玉等

樹孝

吳郡劉昌言謂其在成化十一月朔日西華抵扶溝明旦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着樹并草莖皆白頃之

堆枝柯間璘瓏雕鏤甚怪訪之役者此何在皆對云此樹孝旣而聞河南李少保有疾十二月十四日卒大臣之所繫固重也夫

義犬

吳郡處士沈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恒吉日宴客犬必卧几下未幾恒吉有疾犬即不食數日恒吉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繞竟夕也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吁世之以死生易節者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夾棍

寓圃雜記云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而不作景

泰二年巡按御史趙縉公行賄賂始藉此以為舊制匠
作不諳其制縉自教為縉終以貪酷去官流毒不已遂
為常刑嗚呼仁人君子其慎于作俑哉

綉囊

英宗北狩有衛士沙狐狸隨侍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
先不曉其語問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御膳也先
嚙指稱羨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禮猶如此乃與之
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也沙即裂
其衣聯革帶為長條二各繫三羊擔著兩肩而行也先
異之復令人謁沙沙行數里始至

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

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
事任沙告之又問中國如尔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
若更勝而至精者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尔輩來
迎駕耶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
也先聞之頗心動及 駕旋沙不及從因留虜為頭目
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
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
訪得其子因密語人令輸情于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
歸幸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以聞

上深憫之如期果至見我軍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幡
然南趨及其婦胡兒以歸輜重亦盛抵京入見

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皆莫有識者沙曰是固有證
先帝嘗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固孃孃手掣也今囊固在乞
賜孃孃驗之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覽之曰以真老爺物也
上乃授以某衛千戶仍賜宅一區

貫城

何氏孟春餘冬錄云南京法司在太平門鍾山後
洪武十四年立中刑部右都察院左五軍斷事司一曰
稽仁二曰稽義三曰稽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
大理寺理刑司公署九所相比類天文貫索九宿故總
名曰貫城車駕嘗平馬有諭刑官之勅獎戒備至後五

軍斷事及審刑司皆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今謂之三法司竊謂貫城之義如此

叢泉

泉在倒馬關也御史丁楷撰閩志云正德中酉春余行
邊至倒馬關城故無井時叢阜山名蘭字秀山東文
仕至南京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巡視諸閩曰水未嘗不出地中也乃
環步城南指隙地曰泉在是命具錡錫掘數尺許有泉
湧出烈且其混混不竭全關之汲飲告足蓋茲關之設
以為守禦計奇堅壁曠旬如汲飲何蓋閩人不知井飲
自宋備邊以來無慮數百年已然矣今一旦自公啓之
其治天之所相平千戶羅錫楚而亭之顏曰叢泉蓋用

關人德公意也

墨莊書

墨莊清江劉式愛集書千餘卷式沒夫人陳氏嘗以訓諸子人稱爲墨莊其後子孫皆世守之朱晦翁有記又書莊新喻梁寅在國初築莊蒙山隱居著述其自言曰嘗讀易程朱註未融爲易叅義讀春秋傳病其言殊爲春秋考義讀蔡氏書傳釋其略爲書纂義讀禮多雜而類分之爲類禮讀周禮及註繁益爲周禮考註讀詩朱傳而申其義爲詩演義讀子史百家言爲策要爲論林爲史略爲類訓諸書皆聚一室號書莊焉又曰置產莫如聚書吾無田以獲杭稻救粟而所藏唯書子孫克守

焉無租稅無科索而學之成也有益於世吾爲子孫念不旣深矣乎

墨塵

高耀之父子一欵先列入第十八葉云耀登嘉靖乙未進士庚申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或云初耀結事中貴高時爲叔父貴緣冒秩士論薄之耀父某以歲貢生旣受尚書封猶恐爲靈寶知縣恃其子貪婪無忌與耀相知者甚不然貽書耀諷之耀不得已代父告休乃歸耀子高堂以補粟入北監加靖甲子遂舉順天鄉試物議紛然給事中曹棟論之不報是年有起復知縣許際可取入場爲彌封官嘗一日論及耀第燦大興主簿

時為供給官居中用事當席會未出時廣賄名士六七
布左右俾代筆許一日彌封得堂末場卷行中多空字
蓋抄人草不能曉句義故也許執以告燦七駭然又輒
補之蓋許陞南戶部主事與余同官偶談及也燦隆慶
元年春以考察去位萬曆丙戌分守永州劉堯卿私於
三吾令曰燦吾親家也乞為滌之令以橋吏之分苦向
余囑余嘆曰坊頭何如又數月令竟以一事為柄逼代
置勉從之未幾有遊客董晉卿一日謂余曰讀冰化習
矣何高燦一欺敗制也余具述晉卿嘆目謂余曰昔云
墨塵者果爾乎流芳遺臭皆本墨也積垢累翳莫非塵
也夫陳陳者塵仍仍者陳冰化可保為全集哉宜歸壁自

今無俾效尤因續尾以示來者堯卿保定人史拂子指
其護塵黨云

皇明冰化類編一百三十六終



跋

家君涿化集代志也家君自幼稍負奇氣既
 舉鄉試屢躋南宮加靖巳未登第出為令津
 然企勉從大馬之思而未逮也動違其志拙
 困其思及補部郎遇恩典叨榮祖駁輒引疾
 歸起赴京以與一同鄉在選軸者梗抑出為
 守乃之任兩乞休遂封府庫而行時既承
 旨遵例養病致仕因嘆曰帝力何補嘗讀當代諸
 書集為賦命曰涿化以識不忘大馬云
 萬曆丁丑冬不肖男雲臺頌首書於鎮祁樓
 藏書之署



